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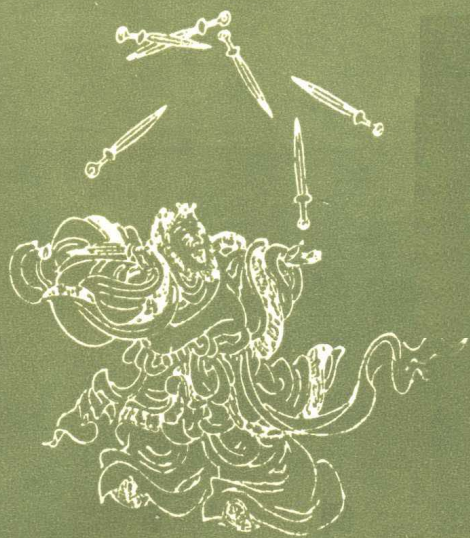


論劍

武侠小说谈艺录

(台湾)叶洪生

学林出版社



論劍

武侠小说谈艺录

(台湾)叶洪生

论 剑

作者: 叶洪生
责任编辑: 周清霖
封面设计: 沈兆荣 周剑峰
出版: 学林出版社
上海钦州南路81号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印刷: 上海天华印刷厂
版次: 1997年1月第1版
印次: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开本: 850×1168 1/32
印张: 12.75
插页: 8
字数: 293,000
印数: 5000册
定价: 20.00元
ISBN 7-80616-259-3/I·92

我的“磨剑之旅”(代序)

叶洪生



“论剑”一词，不知始于何时；或谓出自战国末年庄周之徒伪托《庄子·杂篇》之《说剑》，用以为“天下无敌”者设譬而作；因有天子剑、诸侯剑、庶人剑之分。最早见于正史者，盖为司马迁之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写荆轲与盖聂“论剑”，以研讨剑术刺击之道。此即古人所谓“庶人剑”；固然卑之无甚高论，亦大有讲究余地。惜剑家每以其为“百兵之祖”，易学难精，当付秘传；故知其奥妙者极罕，久之则绝迹世间。惟今人艳称之“论剑”，乃泛指谈论武侠小说而言。是以古今“论剑”之对象、涵义不同，遂大异其趣矣。



屈指算来，从我首次公开发表《武侠何处去》一文迄今，忽忽不觉已有二十年了。正是：“廿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！”心底反复吟诵这两句宋词，蓦然间百感交集；往事历历，如在眼前。我不由自主地随着时光倒流，回到那充满琴韵书香的童年——也就是我“磨剑之旅”的起点。我仿佛还是那个骑着竹马、挥舞木剑的“小英雄”，率领了一群玩伴在捉对厮杀……一直到我“空手入木刃”，不慎把掌心扎破为止。

——那一年我刚满十岁，正就读于小学四年级。我通过“打圆牌”、看“小人书”（连环图画），接触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还珠楼主代表作《蜀山剑侠传》。虽然租书店只余半套，残缺不全，却也看得眉飞色舞，如醉如痴！

记得当时正放寒假，我拥被挑灯阅《蜀山》，几至废寝忘食、不眠不休的地步。惟因年纪太小，囫圇吞枣，只能看热闹而不会看门道；往往一知半解，莫名其“妙”！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从中挑出精采情节（如“三仙二老除绿袍”、“宝相夫人御天劫”、“神驼乙休大闹铜榔岛”等重要关目），津津有味地一看再看！就像是冶者铸剑一样，打之又打，磨之又磨，非打磨成器、刻入心版不罢休。事后更摘要作成“蜀山纪事本末”，到课堂上给同学们“说书”！

——这是我最早的“磨剑”经验。如果没有这样磨过，日后又怎敢出来“论剑”呢！

自经《蜀山》启蒙点化，引我入武侠之门，始眼界大开；得窥通俗文学“官墙之美，百官之富”。由是欲罢不能，乃广泛搜读新、旧派武侠名著。早期如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、蹄风《四海英雄传》、司马翎《关洛风云录》、卧龙生《惊虹一剑震江湖》以及王度庐《鹤惊昆仑》等等，皆所爱重；甚至二三流的武侠作品，亦生冷不忌，照单全收。倏忽又度十五春秋，其间“磨剑”无数；自认艺业小成，方正式出山与天下英雄“论剑”！

1973年10月,《中国时报》副刊特别制作了一个有关“武侠小说论战”的专题,广邀“文林”名士参与“武林”盛事。那时我还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,因经常投稿,遂不甘寂寞,也鼓勇写了一篇《武侠何处去》参战。正所谓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!不料却因夸夸其谈,引起各方高人注意,目为“武林奇葩”!从此稿约不断,促使我刚出校门,即步上“磨剑一论剑”之途。二十年来如梦似幻,陆续写下数十篇“武侠杂俎”,发表于海内外各大报刊。(按:评论要目参见本书附录。)

回顾这一段漫长的“磨剑之旅”,有几许辛酸、几许惭愧,也有三分欣慰:

• 辛酸的是,作为中国通俗文学主脉之一的武侠小说,在台湾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似乎仍处于“妾身未明”的地位。不论是学术界或文化界名流,尽管他们在私底下也迷武侠也论剑,但在公开场合则多“自鸣清高”,惜墨如金!即令二三有心人愿意出面为文探讨,亦因限于阅读范围,只能就当代个别名家作品(如金庸、古龙)写些片面性、随感式文字,而无法正本清源,观照全局;是故,我只身孤剑,千山独行,大有生死寂寞之感。

• 惭愧的是,我除了自诩为“一团侠气”外,平生涉猎驳杂,却游学无根,加以性喜议论,又强不知以为知;因此“磨剑”火候尚未纯青,即率尔操觚“论剑”,往往闹出笑话。最显著的例子是1982年出版《蜀山剑侠传评传》,其《十、大宗师篇》中有一节“与平江不肖生比较”的文字,实多谬误!主要原因是我当年孤陋寡闻,未能分辨《江湖奇侠传》之真伪,手头又无原书印证;遂单凭坊间流传的一本《火烧红莲寺》,大发悖论——将伪续者赵君狂及其他庸手的滥账,一古脑儿全算到原作者平江不肖生的头上。洵可谓:厚诬古人,莫此为甚!嗣后查明原委,追悔不及!乃深凛于孔夫子所说:“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。”此憾迄今未消,尝引为平

生“恨事”之一。

另外，历年拙作“论剑”文章固不无一介可取，亦颇有失误、失实之处；不意屡蒙海峡两岸学者垂顾，时加摘引作为“论据”。如此以讹传讹，实不知伊于胡底，尤恐贻误后学。为此我惶惶不安，亟思拨乱反正，有以弥补。

•欣慰的是，自斗胆“论剑”以来，很少树敌，而着实结交了几位良师益友；其中特以香港黄汉立、天津张赣生二先生对我爱护最深、帮助最大。黄君是当代真正的“蜀山学”专家，惟虚怀若谷，谦恭自抑，常与人为善。近十年来蒙其慨赠“磨剑”资料百余种，又一再鼓励我更上层楼，为武侠生民立命；盛情极可感念。张君乃大陆著名美学家，素有“蔡侠”之称，亦为“旧派”武侠小说通人。其《民国通俗小说论稿》体大思精，见解卓犖，堪称当今研究近代通俗文学流派内涵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。张氏饱经忧患，然慷慨好义，视我如弟；每有所感所见，即驰书详告来龙去脉，受惠实多。近年来，我“论剑”之所以稍有寸进，无非得力于张、黄二位良师益友时加督促、启迪之功。区区不敢掠美，当公诸“武林”同道。

复次，再谈谈个人“磨剑”的心路历程。由于这和我过去的写作态度息息相关，不能不略诉衷曲。简单来说，我这人天资鲁钝，眼高手低，决非才思敏捷之辈；惟自幼至长，下笔从无宿构，多是有感而发；但随着岁月推移，亦间有所不同：

•少年时期（二十岁以前）——“血气方刚”，不知进退；往往仗着激情，下笔千言，一挥而就。正如清代文坛怪杰郑板桥诗所云：“英雄何必读书史，直搥血性为文章！”彼时我挣扎在联考制度下讨生活，纵然偶有即兴之作，也是忧国感愤，无暇深思熟虑，更谈不到如何磨笔、磨剑了！

•青年时期（四十岁以前）——“血气初定”，稍通世故；渐知

文章体气之妙，如获至宝！遂浑忘古人之诫：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。”斤斤计较于文字雕琢。此时我磨笔即是磨剑，磨剑则为论剑之用。初有“才子”之目，旋有“绣花”之称；前者是虚，后者是实。盖因我“慢工出细活”，边想边写，一改再改；遂成绣花枕头（偶有例外），中看不中用矣！

● 壮年“不惑”却有所执——在四十岁以后，自知才情不可恃，乃致力于学问之道，然时过而后学，殆事倍而功半！唯有潜心定虑，专攻术业，一以贯之；则勤能补拙，或可“由旁门修成正果”。昔《荀子·劝学》篇有言：“真积力久则入”。这句话对我“磨剑一论剑”影响甚大。盖“真”者，精诚、不伪也；“积”者，蓄藏、累聚也。凡治任何学问，只要合于性情，即生兴趣；加以真诚为学，积聚功力，久而久之，必定有所成就。

过去我因“论剑”而浪得虚名，实则空疏迂阔，并无真才实学；仅只是强撑门面、强作解人，“外强中干”而已。是以舞文弄墨，做张做智；时又惑于“耳食之言”，未免人云亦云，难逃“文胜于质”之讥。及至四十不惑，虽明章学诚氏所谓“学贵博而能约”之理，略略懂得治学窍要；无奈故习难改，且变本加厉！每一下笔，总用上水磨功夫，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敲，大有磨剑磨成绣花针之概。此一“走火入魔”征兆，殊可令人暗自惊心！

推究其故，或系我在进入中年后，既痛悔少作之草草不工，又深憾青年时为文之名实难副；因而潜意识中力图补过，凡有所疑，则勤于查书，追根究底，遂不自觉地走向无可救药的“完美主义”，每每讲究“无一字无来历”——这种“我执”，这种“文字障”，实在是自讨苦吃，不足为训！或许古人所谓“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的就是这类执著吧？

总而言之，至少在1983年以前，我阅读古今武侠小说，纯粹是为了消遣；即磨剑、论剑亦不外“技痒”而已，初未思及如何为

武侠小说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“定位”的严肃问题；况且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（如原刊本、作者生平、相关资料等大多残缺不全），纵然勉力而为，亦无从下手，故只能随缘论剑，慰情聊胜于无。

直迄1983年冬，因缘际会得以评编联经版《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》（共收七家、二十五种），逼着我多读了几本专书；方体认到武侠传奇在中国历史上、文学上之源远流长，百花齐放，殊值得吾人重视。由是乃作《十月磨剑试金石》一文，为久遭当局查禁的“旧派”武侠名著请命，兼论各家优劣得失；以期平反沉冤，重见天日。此文于匆忙中写就，虽亦不免有瑕疵（如将宋代吴淑所编《江淮异人传》二卷误为“中篇剑侠小说”即为显例），但大体上总算是“磨”出一口真剑；从此乃可实实在在讲求“论剑”之道，不再务虚，自欺欺人！

正如南朝一代大文评家刘勰于《文心雕龙》卷十《知音》篇中所言：“凡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；故圆照之象，务先博观……无私于轻重，不偏于憎爱，然后能平理若岳，照辞如镜矣。”的确，“观千剑而后识器”！评编《武侠大系》是我的一个新里程碑，也是我纵观史乘、观照全局“论剑”的一块奠基石。惟又经三年锲而不舍的努力，始渐悟为学实无“终南捷径”；必待博观而后钩玄，研几而后通变，始能自出机杼，一空倚傍，而成一家之言。

四十岁以来，“论剑”越加慎重。五年间讲学为文机会虽不多，亦颇有可述者：

——1987年底，应邀赴港参加中文大学主办的首届“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”，并即席宣读论文：《论还珠楼主小说奇观及其生命哲学》。会后并与当代武侠泰斗金庸论剑。

——1988年8月，应邀赴台南成功大学担任“通识教育课程

讲座”，主讲“民初以来武侠名家名著艺术欣赏”；另于台湾各公立大学亦曾多次发表类似专题演讲。

——1989年1月，应邀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《武侠小说论卷》撰写《中国武侠小说总论》，置于卷首。

——1991年10月，应邀参加台北青年作协主办的“当代台湾通俗文学研讨会”，并发表论文：《论台湾武侠小说的“成人童话”世界——透视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创作的发展与流变》。

——1992年春，开始进行评编万盛版《台湾十大武侠名家代表作》套书工作，并分别为十部精选出来的武侠名著撰写书评；前后历时近两年，几乎耗尽心力，两鬓飞霜！

——1992年4月，应邀参加台北淡江大学主办的“侠与中国文化研讨会”，并发表论文：《司马翎小说艺术论——一个糅合新、旧两派武侠文学的特异典型》。

——1993年2月，应邀赴上海大学、南京大学主讲“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概貌”。

.....

由以上所列“论剑”活动大略可知，近五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磨我那把剑；它虽非斩金切玉、削铁如泥的宝刃，却还经得起风吹雨打、行家挑战！这本《论剑》集共收入十四篇文章，绝大部分为近年新作，个别旧作亦经过全面改写。其中除三篇学术论文例附脚注外，余皆省去，以免妨碍阅读。本书分为上中下篇，主要着眼于“武侠先行者”之原创力；实无新、旧派“一刀切”之分别心，幸毋误会！

昔以《中国之武士道》一书提倡武侠精神不遗餘力的梁任公，曾改写俄国文豪高尔基的名言，豪气干云地说：“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！”我虽不才，也希望这一本《论剑》文集能打败“昨日之我”；并通过时间的考验，迎向未来！是则区区半生磨

剑，托体虽卑，亦可为新、旧派武侠小说在中国通俗文学发展史上找到適切定位，不致再唱什么“妾身未明”的咏叹调了！

正是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；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……”在此谨以辛弃疾半阙《破阵子》词作结。是为序。

南天一叶识于1993年中秋之夜



1998年2月,金庸(左)与本书责编于“畅谈武侠”后合影。



1998年初,梁羽生(左)与“新派武侠”催生者罗孚合影。



1991年春,作者约晤卧龙生(右)、高庸(中)访谈武林遗事。



1987年12月，作者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“國際中國武俠小說研討會”，即席宣讀論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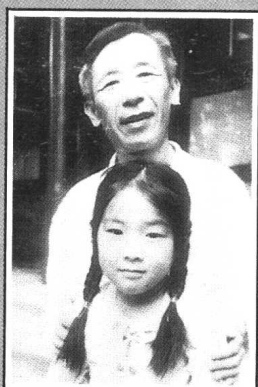
“奇幻仙侠派”作家
还珠楼主



“社会反讽派”作家
白羽



“社会攻击派”作家
郑应因



“悲剧侠情派”作家
王度庐

原
书

缺
页

原
书

缺
页

士(109)/江湖阅历之林林总总(113)/结论:但开风气不为师(116)/【附录】霍元甲小传(119)	
开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	121
——评还珠楼主《蜀山剑侠传》	
一、奇幻想象力与雄伟文体	123
《蜀山》通变举隅(124)/“七宝楼台”与“雄伟感”(127)	
二、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大融合	129
还珠楼主创作之缘起因由(130)/还珠楼主创作之思想泉源(131)	
三、《蜀山》表现生命哲学之艺术论	132
还珠生死观与修仙进化论(134)/还珠宇宙观与天魔论(136)/妙参造化与谈禅说偈(138)	
结论:一面反映乱世社会现象的宝镜	145
末路英雄咏叹调	153
——“倒洒金钱”论白羽之文心	
白羽其人其事其书(153)/“现实人生”的启示(155)/《十二金钱镖》本事述要(157)/小说人物与语言艺术(159)/“插翅豹子”天外飞来(161)/现身说法及“小人物狂想曲”(163)/向《武术汇宗》取经(167)/开创“武打综艺”新风(170)/《偷拳》为末路英雄写真(173)/反讽社会现状“笑中带泪”(176)/结论:中国的大仲马(178)	
“纸上江湖”大对决	183
——浅谈郑证因《鹰爪王》与帮会技击	
前记:“蒸侠”的启示(183)/一代“技击之雄”(185)/一根线上拴着两只蚂蚱(186)/“纸上江湖”与《武侠汇宗》(187)/《鹰爪王》之来龙去脉(189)/中篇题材演为长篇巨构(190)/“武戏文唱”是成功之钥(192)/对比正反两派代表人物(193)/风尘	